

## 陪“八零后”签名售书

□上海书店出版社副总编辑 杨柏伟

新一届上海书展的大幕即将拉开,对我这个从未缺席的“书展老兵”来说,既充满了期待,又多少有点惆怅。期待是无庸解释的,而惆怅的是自己的职业生涯已经到了尾声,为书展服务的机会只剩四届了。回想过去的书展岁月,我与作者、同事、读者一起度过的那些忙碌和温暖的时刻,思绪万千。

在历届上海书展中,我策划的作者新书签售活动超过了100场,作者年龄超过80岁(也就是“八零后”)的我记得应该是4位——蒋星煜、贺友直、沈寂、戴敦邦。限于篇幅,我只能写这四老中年龄最长的蒋星煜和年龄排末的戴敦邦的签售故事。

文史大家蒋星煜先生,一生著述丰富。我是他的资深粉丝,少年时代读他的两本小册子《海瑞的故事》《包拯的故事》,稍长大后他在《青年一代》《舞台与观众》等报刊上发表的历史故事新编,大学时代读他的史学专著、文史随笔,而他的戏曲史方面的专业著作,则是在给他做贵编期间系统阅读的。

我是1989年7月底进入出版行业的,供职的第一家出版社是上海辞书出版社。我刚进社那会儿,蒋先生正在主编《元曲鉴赏辞典》,当时我这个带着老编辑抄抄《元曲鉴赏辞典》词目单的“出版新兵”,只能远远地向蒋先生遥致注目礼而已。

2006年,曹正文老师主编



的《百位名家谈读书》由我供职的第二家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上海书展期间安排了一场签名售书活动,曹正文邀请蒋星煜、邓伟志、叶辛、江曾培、李伟国等名家出席活动。蒋先生那时已经87岁,自然由我这个贵编接送。2006年8月10日,是我和蒋先生第一次正式见面的日子。那天中午,我早早地来到蒋先生家。听老先生的家人说,老先生刚刚因为心脏不适去医院住了几天接受输液治疗,一诺千金的他尽管体弱,但仍固执地要参加签售活动,家人也不敢违拗他。在去书展现场的路上,作为粉丝的我免不了要向偶像表达敬仰之情,老爷子则告诉我正在编选有关《桃花扇》的研究论文集,已经有10万字的样子了;同时打算修订自己的成名作《海

瑞》。我欣喜不已,自告奋勇愿意效劳。也许是过于激动导致我指路不明,出租车停到了上海展览中心南京西路的出入口,我和蒋先生的外孙扶着老人家顶着大太阳缓缓行走,老人家体力几乎不支。好不容易到达现场,看到热情的读者,他来了精神,给一些读者题写了“读好书,好读书”等句子,签了大概半个多小时才告退。隔天我打电话去问候,他毫不见怪。我也就此走近老人家,开始了我们之间差不多10年的合作。如今蒋先生远行8年了,我还会常常想起他……

我在首届上海书展中参与的第一场活动是连环画《大亨·大班》的新书签售会,出场的嘉宾是老作家沈寂(时年80岁)和两位画家戴敦邦、孙愚。这套书虽然并非由我责编,但因为我和沈寂先生熟络,又爱好收藏连环画,编辑室主任就让我参与一下,由此开始了我与戴敦邦先生20年的愉快合作经历。

戴敦邦先生(如今我们都叫他戴老爷子)可以说是上海书展的“劳模”,历届书展他的“出勤率”是百分之百的,作为“书童”帮助他铃印最多的是我,我深深地为他的精神所感动。我不能忘记2005上海书展,我陪着他沈寂先生签售《老上海小百姓》时的情景。那次他的“老慢支”发作,咳得整夜无法平躺。为了不读读者失望,戴先生还是来到了书展现场,足足签了一个

多小时。

每年书展结束,戴先生都会给自己布置任务,为下一届书展备足“粮草”。为了“赶工”,他会在凌晨3点起床伏案创作。这些细节还是戴师母偶尔聊起,我们才知晓的。

戴先生长我30岁,每年书展是我俩“累并快乐着”的日子。有一次活动结束,我扶着戴先生离开现场,我问他:“吃力伐?”他笑着说:“勿吃力,比吾画图轻松多了。最好人再多一点,吾宁可手签了断戒。”我哈哈笑过之后跟他“耍赖”:“吾60岁退休,现在大概还有六届书展要参加,你一定要陪我,到依90岁,阿拉一道来了书展上退休。”

但是今年戴先生“阳康”后状态不是很好,所以在安排本社的活动时,我思之再三还是舍弃了戴先生的“保留节目”。当然我知道兄弟社一定会安排他的节目,为了保住“书童”的位置,我特地去了一回戴先生的画室,问清楚了活动时间、地点,我立即表决心一定按时到岗,老爷子一听就乐了。到我告辞时,老爷子夫妇按例送到楼门口,他拉着我的手一再叮嘱:柏伟啊,书展会噢!

好吧,书展会。戴老爷子今年86岁,明年他就会追平蒋先生书展签售的出场年龄纪录,后年就该独享纪录了。我是陪伴者、助攻者、见证者,何其幸也?

## 定格阅读这件平凡小事

□《文汇报》记者 许畅

每年最炎热的季节,上海书展的醒目元素就从上海展览中心流向城市各个角落,汇成沁人心脾的书香,拥抱每一位爱书人。

作为文化记者,我与书展并肩战斗近9年,8月聚会已成默契约定。这是一年一度出版人的相聚,也是市民读者的大型“淘宝”现场,更是纸上风华与人间烟火的温暖盟约。

我亲历了阅读的力量如何生根发芽,郁郁葱葱。还记得2014年8月上海书展,女儿不满1岁,坐在小推车上,我和老公、婆婆兴冲冲地逛书展。穿行童书展时,标准“理工男”爸爸扫货淘了一套《十万个为什么》精装,畅想和女儿促膝谈论科学的未来图景。

“时间是怎样爬过了我皮肤,上海书展最清楚。”办公桌边挂着八九块颜色各异的采访证,从读书时约同学好友逛书展看热闹、攥着门票带爸妈挑几本他们喜欢的书,到最近几年穿过书山书海忙着采访报道,不经意间我完成了从门外汉、旁观者到亲历者、见证者的角色转化。走过近20年的上海书展,对我不仅意味着7天乃至更长天数的高强度工作周期,更是与出版界好友相聚畅聊的大派对,更是城市书香生活的鲜活注脚。

你会发现,上海书展往往比盛夏的烈日更“热”——全国各地出版人争相把压箱底的好书,刚从印厂卸下的热气腾腾的新书带到书展首发,他们觉得上海的读者识货懂书。用“出版人的狂欢节”来形容上海书展并不夸张,好几位出版社掌门人连续十几年“打卡”,他们每年都被读者、同行和自己的激情所点燃,犹如注入了一剂强心针,重新拥抱初心。

不少编辑小伙伴们在书展期间“火力全开”,甘心“身体被掏空”,爱上“摆摊秒空”的成就感。有人总结说:“上海书展到底有什么不一样,会让人付出这么多精力和热情?因一直力求向国际书展靠拢,精益求精,因其文化属性,让主办方和读者都对其心存敬畏;也因书展中较少有的大型零售市场,让很多平时无法露脸的好书有了主场。”

## 大手拉小手逛书展

□上海市青年志愿者 杨柳青

每年夏天的头等大事就是要逛书展——拉着拉杆箱逛书展。

火红的上海书展和不忘初心的读者,一群热爱阅读的人不约而同地聚集在一起。

我记忆中在上海书展发生了数不清的故事,第一次被电视台采访,第一次和科学院院士面对面,第一次带自己的孩子来“打卡”,第一次参与作者采访,第一次带更多的孩子一起参与书展活动……无数个第一次都与上海书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去年的第18届上海书展延期在初冬季节举行,因为新冠疫情防控要求,当时采取了很严格的人场措施。我参加了“相约星期二”的闭幕式,会场没有很多人,和以往书展熙熙攘攘的人群相比,变得有些陌生。因此我对今年的上海书展,也就格外期待。

带领孩子阅读,对我来说是非常幸福的事情。我的老师邓玉平曾任江苏大学中国史教研室主任、上海东方讲坛特聘讲师,她和朋友们重走红军路,拜访300多位老红军,为各地各界作长征讲座300余场。邓老师的言传身教是我带孩子阅读的动力。我和孩子一起带书,如《红色圣地百年路:青少年学党史》《南京那一年》《桥》《跟着档案看上海》等,与更多的亲子家庭分享图书中的精神力量。

大手拉小手,愿孩子和大人一起读过的每一本书,都能伴随孩子成长。

如今,万众瞩目的第19届上海书展即将拉开帷幕,人们期盼已久。因为上海书展每年都会带给大家不一样的惊喜。比如,每届“我爱读书 我爱生活”在中央大



上海书展也获得了读者热烈的拥抱。书展期间每天都能看到无数家庭结伴同行,就像9年前我们一大家子齐逛书展,亲子阅读的镜头充盈于每个角落,仿佛看到一个美妙的问号在他们脑中诞生。安顿好奇心、激发更多好奇心,这不正是阅读最大的魔法吗?

还有不少资深书虫,从书展活动列表中圈出心仪作家新书和阅读活动,制成书香地图攻略,按图索骥“一网打尽”。人气好书很快卖到断货,并一直补货,爆款书更是“手慢无”。不止一位读者告诉我,有些东西很难从冷气充盈的家中或电子屏幕上获取,而流连书展与好书,名家面对面交流,仍拥有不可替代的热度和质感。有时,赶上周末客流高峰,延安中路的排队读者与南京西路的排队读者,甚至会在铜仁路交汇,从队首走到队尾要10多分钟,有些热门签售场次或名家讲座,读者甚至排队等候半小时至1小时才能进入会场,但蜿蜒长龙不急不躁,井然有序。

去年上海书展于我更是新一层的突破——我不仅用文字图片记录书展现场,更以出镜方式拍摄采访书展的多个有趣瞬间,一期刊视频在开通不久的个人视频号“许蜜桃下午茶”发布,获得了很多新老朋友的鼓励点赞。

今年在第19届上海书展上,我依然会用多种方式直击现场,解锁不一样的观察视角,定格阅读这件平凡的小事,给予生活美好与感动。

## 书展,让我们前行

□东方出版中心副总编辑 刘佩英

2019年,有一部很小众的以书为题材的人文纪录片开播,名字叫《但是,还有书籍》。这部纪录片,是由胡歌担任配音,声音轻柔、克制,就像书一贯的沉稳形象。5集片子,都在讲形形色色的爱书之人,有图书编辑的故事,有绘本作家的生活,有古旧书收藏者的日常。从片名我们就可感受到,但是……还有……也就是说,也许你的生活有点糟,但是,没什么了不起,我们还有书籍啊。

是的,有了书籍,我们便有了对抗孤独与孤独的武器,有了解决复杂生活问题的信息与能量,有了让自己愉悦与共情的审美对象。比如说3年的疫情,我们经常被封控在家,发现书籍是每天24小时最佳的陪伴。

只是,不是每个人都有读书的习惯,不是每个人都能享



受读书的乐趣。短视频时代,大部分人已经被手机及其五花八门的视频给“绑架”。每当看到某些辛苦编好的新书仅仅印个两三千册的时候,每当看到整个车厢、整个飞机里没几个人在看书的时候,每当看到书

店里有人舍不得买一本书却转身就能掏钱买一杯咖啡的时候,我的心里是酸且疼的。

但是,那又怎么样呢?我们还有书展,还有上海书展。

如果你参加过上海书展,看到连续7天的上海展览中心,从早上9点到晚上9点,人头攒动,川流不息;如果你看到每个读者背着大包小包的满载而归,笑容满面;如果你看到各种新书发布会或作者见面会前,排着长长队伍的读者和粉丝,你也会跟我一样兴奋,你也会认为:图书行业是有价值的,图书行业仍然是有希望的。这是上海书展给做书人的信心,给文化工作者的希望。

刚刚过去的暴雨灾害,全国多家出版发行公司在涿州的仓库遭受损失。看着浸泡在水中的图书照片,真是心如刀绞。图

书是多么脆弱的东西啊,水火都足以让它瞬间灭顶。也许,越是珍贵的东西,就越是容易被毁,越是需要呵护。

还好,我们的同行们正在积极自救,读者朋友们也纷纷解囊相助,甚至呼吁大家一起购买水泡书以帮助书业渡过难关。我看到某受灾文化公司的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声音哽咽,但意志坚定。他说:“书在水里,我们只能向前看,向前走。”

是啊,书业还会碰到很多困难,比如购买力的降低、成本的高涨、不良的生态、技术的挤压,等等,就像图书浸泡在水里一样。但是,那又怎么样呢?还有书展,还有爱书人,还有值得传承和记录的东西。我们会不停脚步,我们会一直向前看,向前走。

## 三个“首次”串起十年之路

□中华书局上海公司副总经理 贾雪飞

10年弹指间,我从2013年作为编辑参加上海书展开始到如今,其间发生了太多令人振奋、让人感动又终生难忘的事情。相信很多编辑同仁和我一样,如果我们不假思索地说出三个爱上海的理由,上海书展肯定是其中之一。回首参加上海书展的10年,往事历历在目。

2013年8月,我这个欢欣雀跃的小编,首次在上海书展上展示自己责编的第一批书——陈子善老师著的《沉醉春风:追寻郁达夫及其他》《钩沉新月:发现梁实秋及其他》,樊树志老师著的《明代文人的命运》和周振鹤老师整理的《运书日记》。10年后回望,我意识到这是影响我编辑风格最重要的一次公开活动。

从2013年1月中华书局上海公司成立典礼开始,跟着同事们为上海书展而奋斗,是我对编辑工作的第一个认知。非



常感谢陈子善老师和我的导师樊树志老师的支持,他们毫不犹豫地赐稿支持公司起步,让我们有了第一批可以“下锅的米”。从收到书稿到8月书展新书亮相,6个月紧张繁忙的编辑工作和为准备书展读者见面会各方联系的历练,让我初步了解了全流程编辑的工作内容,

经历了其中的挑战,也深深感受到了这份工作的魅力。

那届书展,我第一次近距离沐浴毛尖、周立民、虞云国3位老师的风采,感受到上海书展的独特魅力——读者和学者在这里相遇,在这里沟通。随后我陆续在这里结识更多的学者、老师,认识更多的读者朋友。可以说,上海书展是桥梁,是舞台,更是文化的盛会。

2015上海书展,《文明大变局》首发。年近80岁但精神矍铄的樊树志老师携《文明大变局》在书展上与读者见面,引起了热烈的社会反响。一代学者前辈笔耕不辍、笔力健硕,仍在推动着中国历史和学术的研究,这深深震动并激励了一大批中青年学者。《文明大变局》一书在上海书展启航后,创下年内销售6万余册、入选30余月度好书榜、17个年度好书榜的佳绩,创下了学术著作

变为畅销书的奇迹。而我,也因这本书从编辑“小白”成长为“入了门”的编辑。从这个意义上说,上海书展的确是历练编辑的“神鼎”。

2022上海书展令人难忘。上半年因为疫情,我和公司全体同仁积极调整工作计划,制定线上配合机制,抱团前行,克服困难完成了“中华经典诵读”(第一辑)、《敦煌守望四十年》等图书的编辑工作,所以上海书展间我们有5种新书与读者见面,成了中央大厅引人注目的“显眼包”。面对突如其来的挑战,如何应对怎么解决,不仅是技术硬仗,更是一场考验毅力的心理战。

首次责编的图书亮相,首本畅销的图书启航,首次“闪耀”中央大厅,我所经历的10年上海书展,记录的不仅是我个人编辑生涯的厚重脚印,更是生机勃勃的文化中国。



厅的主题展览;每年不一样的上海书展纪念封、纪念章;来自“上海发布”的文创礼品,有小兔子文件袋、小兔子灯笼、铅笔,或者是大白兔奶糖;朵云轩的展厅我每次都要静静地欣赏很久,看笔墨纸砚的文化底蕴;还必须要去2000平方米的喷水池前拍照留念,我认为体验过排队,才算真正来过上海书展。

夜幕降临的上海书展夜场也别有一番风情,是可以和朋友重回学生时代的悠闲。找不同的印章“打卡”,等作者签名,看连环画,坐在台阶上写明信片。

当了妈妈之后逛书展,就变成了每年夏天必须带娃和外婆固定的暑假生活。我几乎每年都要带着孩子在少年儿童出版社展位前拍一张照片,在展览中心的幻彩玻璃窗给外婆拍照留念。在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给孩子买一本书,在“相约星期二”的闭幕会上听到最后一刻再离开。

在我看来,上海书展是夏天“必备品”,8月最热门话题,没有之一。